蜀山劍俠傳/05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五十回　鬼鬨森林 李英瓊飛劍斬妖人　春藏魔窟 朱矮叟無心得異寶

下一回▶

一會兒工夫，愁雲漠漠，濃霧瀰漫，立刻分不出東西南北。四面鬼聲啾啾，陰風刺骨。旋風濃霧中，出現數十個赤身女鬼，手持白幡跳舞，漸漸往英瓊立處包圍上來。那猩猩一聲狂叫，早已暈倒在地。英瓊也覺一陣陣目眩心搖，四肢無力，知是那道人的妖法。本想用手中寶劍朝那些女鬼斬去，誰知兩隻手軟得擡都擡不起來，這纔害怕起來。眼看那旋風中女鬼是越跳越近，耳旁又聽有人說道：「女娃娃，你已入羅網，還不放下手中寶劍投降，隨你家祖師爺到洞府中去尋快樂麼？」聽出是那個道人聲音，情知難免毒手。正待想一套言語詐降，哄那道人撤去妖法，等他現身出來，再用寶劍飛刺過去。心頭盤算還沒有定，忽見那些女鬼跳離自己身旁還有兩丈遠近，便自停步不前，退了下去。又聽見道人在相隔十數丈外吆喝，以及擊令牌的聲音。令牌響一次，那些女鬼便往英瓊立的所在衝上來一次。及至衝到英瓊立處兩丈以內，好似有些畏懼神氣，撥回頭重又退了下去。那道人好似見女鬼不敢上前，十分惱怒，不住把令牌打得山響，終歸無效。英瓊起初非常害怕，及見那些赤身女鬼連衝幾次，都不敢近自己的身，覺得稀奇。猛發現手中這口紫郢劍端的是仙家異寶，每當女鬼衝上來時，竟自動地發出兩丈來長的紫光，不住地閃動，無怪那些赤身女鬼不敢近前。英瓊不由放寬了心，膽力頓壯。叵耐手腳無力，不能動轉。否則何難一路舞動寶劍，衝了出去。

那鬼道人喬瘦滕所用妖法，名爲九天都籙陰魔大法，原是非常厲害，漫說一個尋常女孩，

就是普通劍仙，一經被他這妖法包圍籠罩，也沒有個不失去知覺，束手被擒的。偏偏英瓊遭逢異數，內服靈藥仙果，外有長眉真人的紫郢劍護身，雖然將她困住，竟是絲毫侵害她不得，不由心中大怒。起初原見英瓊一身仙骨，想生擒回去受用。及至見妖法無靈，不由無明火起，便不管那女孩死活，狠狠心腸，將頭髮分開，中指咬破，長嘯一聲，朝前面那團濃霧中噴了過去，便有數十道火蛇飛出。

英瓊正在那裏無計脫身，忽見赤身女鬼退去，濃霧中又有數十條火蛇飛舞而來。正不知手中寶劍能否抵禦，好生焦急，暗恨自己眼力不濟，竟會看不見那妖道存身之所，否則我這紫郢劍能發能收，祇消朝他用力擲去，便可將他殺死除害了。想到這裏，手中的寶劍忽然不住顫動，好似要脫手飛去的神氣。這時那火蛇已漸漸飛近，英瓊一陣着急，嘆道：「妖道呀，妖道！我祇要能見你在哪裏，我定把我的紫郢劍放出，叫你死無葬身之地的。」一言纔罷，覺得手中的寶劍猛然用力一掙，英瓊本來手腳軟麻，一個把握不住，竟被它脫手飛去，眼看長虹般十幾丈長的一道紫光，直往斜對面霧陣中穿去。接着耳旁便聽一聲慘叫。同時那數十條火蛇一般的東西，已迫近英瓊身旁。英瓊四肢無力，動轉不得，相隔丈許遠近，便覺炙膚作痛。在這千鈞一髮之間，倏地紫郢劍自動飛回，剛覺有一線生機，耳旁又聽驚天動地的一個大霹靂打將下來，震得英瓊目眩神驚，暈倒在地。停了一會兒，緩醒過來，往四外一看，祇見夕陽銜山，暝色清麗，愁雲盡散，慘霧全消。那猩猩也被雷聲震醒轉來，蹲在自己旁邊。自己手腳也能動轉。面前立定一個雲帔霞裳，類似道姑打扮的美婦人。急忙回手去摸腰中寶劍，業已自動還匣，便放寬了心。

英瓊見那道姑含笑站在那裏，綠鬢紅顏，十分端麗，好似神仙中人一般，摸不清她的來路。正要發言相問，那道姑忽然開口說道：「適纔妖人已死，妖霧未退，纔用太乙神雷將妖氣擊散。小姑娘不曾受驚麼？」英瓊聽那道姑吐詞清朗，儀態不凡，知是異人。又聽她說妖人已死，纔想起適纔被妖法所困，後來寶劍飛出時，曾聽一聲慘叫，莫非那妖道已在那時被紫郢劍所誅？忙擡頭往前觀看，果然相隔十數丈外，一株大樹旁邊，那個道人業已身首異處，心中大喜。剛要向道姑回答，那道姑又接口說道：「姑娘所佩的紫郢劍，乃是吾家故物。適纔我在雲中看見，疑是來遲了一步，被異派中人得了去。不想會落在姑娘手中，可算神物有主。但不知姑娘是否在莽蒼山趙神殿中得來的呢？」

英瓊見道姑說紫郢劍是她家故物，不禁慌了手腳，連忙用手握定劍把答道：「正是在莽蒼山一個破廟中得來。你說是你家的舊東西，這樣寶貝，如何會把它棄在荒山破廟之中？有何憑證？就算是你的，我得它時，也費了一夜精力，九死一生纔能到手，頗非容易呢。」還待往下再說時，那道姑已搶先說道：「小姑娘你錯會了我的意了。此劍原有雌雄之

分，還有一口，尚待機緣，纔得出世。若非吾家故物，豈能冒認？你問我憑證不難，此劍本是長眉真人煉魔之物，真人飛昇以前，嫌它殺氣太重，纔把它埋藏在莽蒼山中，是個人迹不到之所，外用符咒封鎖。彼時曾對外子乾坤正氣妙一真人說過，此劍頗能擇主，若非真人，想得此劍，必有奇禍。果然後來有人聞風前去偷盜，無一不是失敗和身遭慘死。近聞那裏出了四個殭屍、兩個山魈和一個木魅，把一座五風十雨的靈山，鬧得終年炎旱，隆冬時節，溫暖如同暮春，一交三月，便天似盛夏。若非山中原有靈泉滋潤，全山靈藥異卉全要枯死。那山原無人迹，這還不甚要緊。誰知那四個殭屍日益猖厥，不久便要變成飛天夜叉，離山遠出傷人。那兩個山魈和木魅，更是每日傷盡生物，作惡多端。外子計算時日，劍的主人不久便去到那裏，並說得劍人不但尚未學成劍術，連門都未入，祇是機緣巧而已。貧道因此劍厲害非常，雖說長眉真人留下預言，萬一不幸落在異派中人之手，豈非助紂爲虐？特地趕到莽蒼山，誅那幾個怪物，順便看那得劍之人是個何等樣人。貧道到了那裏，正是下雨之後，知道木魅已誅。再下去一看，連那兩個山魈與四個殭屍，俱被取劍人除掉。外子原說取劍的人不會劍術，猜是那人無此本領，恐被異派中人得了去，一路跟蹤趕來。適纔看見劍上發出的紫光，急忙下來，你已被妖法所困，被我用太乙神雷將妖氣擊散，將你救醒。果然你的資稟異於常人，此劍也果然得主，纔放了心。祇不知你一個幼年女子，如何會到那羣魔盤踞的莽蒼山去尋取此劍？何人指引？如何得到並知用法？請道其詳。」

英瓊細聽那道姑說話，不似帶有惡意，有好些與石上之言相合，猜知來人定是一個劍仙。她說那劍原是她的，想必不假。低頭尋思了一會兒，忽然福至心靈，跪在地下，口稱：「仙師，弟子實是無意中得到此劍，並無人指引。」便把前事細說了一遍。然後請問那道姑的姓名，並求收歸門下，伏在地下不住地叩頭。那道姑笑道：「外子是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齊漱溟，我是他妻子荀蘭因。你此次險些被人利用，歸入異派。總算你賦稟福澤甚厚，纔能化險爲夷，因禍得福。收你歸我夫婦門下，原也不難，不過你還不曾學會劍術，雖得此劍，不能與它合一，一旦遇見異派中高人，難免不被他奪了去。我意欲先傳你口訣，你仍回到峨眉，按我所傳，每日把劍修煉，二三年後，必有進境，我再引你去見外子。你意如何？」英瓊聞言大喜，當下拜了師父，站起身來，那猩猩也在旁邊隨着跪叩。妙一夫人荀蘭因笑道：「它雖是個獸類，居然如此通靈，以後你山中修道，倒可少卻許多勞苦與寂寞了。」

英瓊又說：「弟子曾蒙白眉和尚贈了一隻神鵰，名喚佛奴，騎着它可以飛行空中。還有一個世姊，名喚周輕雲，在黃山餐霞大師處學劍。請問師父住在哪座名山？這三年期中，可不可以騎着那鵰前去參見？」妙一夫人笑道：「『吾道之興，三英二雲。』長眉真人

這句預言，果然應驗。就拿你說，小小年紀，就會遇見這樣多的仙緣湊合。那白眉和尚輩分比我還長，性情非常特別，居然也把他座下神鵰借你做伴，真是難得。我住在九華山鎖雲洞。你還有一個師姊名喚靈雲，一個師兄名喚金蟬，俱是我的子女。你如真想見我，須待一年之後，至少須能持此劍隨意使用，能發能收纔行。」英瓊聞言，喜道：「弟子不知怎的，現在就能發能收了。」妙夫人道：「你哪知此劍妙用？得劍的人，如能按照本派嫡傳劍訣，勤修苦練，不出三年，便能與它合而爲一，能大能小，能隱能現，無不隨心所欲。你所說那能發能收者，不過因劍囊在你身旁，劍又由你主動發出，故能殺人之後，仍舊飛回，這並不算甚麼。你如不信，祇管將你的劍朝我飛來，看看可能傷我？」

英瓊雖然年輕，心性異常靈敏，這次同妙一夫人相見，憑空從心眼中起了一種極至誠的敬意，完全不似和赤城子見面時那般這也不信，那也不信。又恐寶劍厲害，萬一失手，將妙一夫人誤傷，豈不耽誤了自己學劍之路？欲待不遵，又恐妙一夫人怪她違命。把兩眼望着妙一夫人，竟不知如何答覆纔好。妙一夫人見她爲難神氣，愈發愛她天性純厚。笑對她道：「你不必如此爲難。我既叫你將劍飛來，自然有收劍的本領，你何須替我擔心呢？」英瓊聞言無奈，祇得遵命答道：「師父之命，弟子不敢不遵，容弟子跑遠一點地方飛來吧。」妙一夫人知她用意，含笑點了點頭。英瓊連日使用過幾次紫郢劍，知道它的厲害，一經脫手，便有十餘丈紫光疾若閃電飛出，恐怕夫人不易防備，纔請求到遠處去放，心中也未始不想借此看一看自己師父的本領。當下道一聲：「弟子冒犯了。」將身迴轉，祇一兩縱，已退出去數十丈遠近。又喊了一聲：「師父留神，劍來了！」鏘鋃一聲，寶劍出匣。心中默祝道：「紫郢紫郢，我這是跟我師父試着玩的，你千萬不可傷她呵！」祝罷，將劍朝着夫人身旁擲去。那道紫光纔一出手，祇見從妙一夫人身邊發出一道十餘丈長的金光，迎了上去，與那道紫光絞成一團。這時大已黃昏，一金一紫，兩道光華在空中夭矯飛舞，照得滿樹林俱是金紫光色亂閃。英瓊見妙一夫人果然劍術高妙，歡喜得蹦了起來。正在高興頭上，忽然面前一閃，妙一夫人已在她身旁站定，說道：「這口紫郢劍，果然不比尋常，如非我修煉多年，真難應付呢。待我收來你看。」說罷，將手向那兩道劍光一指。這兩道光華越發上下飛騰，糾結在一起，宛似兩條蛟龍在空中惡鬥一般。英瓊正看得目定口呆之際，忽然妙一夫人將手又向空中一指，喊一聲：「分！」那兩道光華便自分開。接着將手一招，金光倏地飛回身旁不見。那紫光竟停在空中，也不飛回，也不他去，好似被甚麼東西牽住，獨個兒在空中旋轉不定。英瓊連喊幾次「紫郢回來」，竟自無效。妙一夫人也覺奇怪，知有能人在旁，不敢怠慢，大喝一聲道：「紫郢速來！」接着用手朝空中用力一招，那道紫光纔慢騰騰飛向妙一夫人手上落下。妙一夫人隨即遞與英瓊，叫她急速歸鞘。然後朝那對面樹林中說道：「哪位道友在此，

何妨請出一談？」言還未了，英瓊眼看面前一晃，站定一個矮老頭兒，笑對妙一夫人說道：「果然你們家的寶劍與衆不同，竟讓我栽了一個小跟頭兒。」妙一夫人見了來人，連忙招呼道：「原來是朱道友。怎麼如此清閒，來到此地？」一面又叫英瓊上前拜見道：「這位是你朱師伯，單諱一個梅字，有名的嵩山二老之一。」又對矮叟朱梅道：「這是我新收弟子李英瓊。你看天資可好？」

朱梅笑道：「我在成都破慈雲寺，見天下許多好資質，都歸入你們門下。我雖然也收了兩個徒弟，卻是一個都比你們不上，有些氣不服。等到十五那天晚上破了慈雲寺，除掉了許多異派的妖孽，回到青城山金鞭崖，住了些日。你知道我是閒不慣的，又因爲你的女公子和你前世的令郎，以及貴派門下子弟，好些人都奉了齊真人之命，前往雲貴一帶，各有事做。我很愛惜貴派門下這些小弟兄，這路上邪魔異派甚多，打算暗中前去保護，順便遇到機緣，也收一兩個資質好的門徒。走到雲南昆明，遇見苦行頭陀的得意弟子笑和尚，他說正打算往回走，去與齊靈雲姊弟會合，結伴同行。我見那孩子非常機靈，用不着我幫忙。我在那裏遊玩了幾日，也往回走，路過飛熊嶺，看見下面山腳下有一道人高聲呼喚。下去看時，原來是崑崙派的劍仙赤城子，一條左臂業已斬斷，身上還受了幾處重傷，飛劍業已失去，神情非常狼狽。問起根由，他滿臉羞慚地對我說了一遍。

「原來有一次陰素棠路過峨眉，看見一個小女孩在那裏舞劍，天資根基都非常之厚，本想將她帶回山去，收歸門下。正要上前說話，忽見一隻大鵰飛來，認得是白眉老祖座前的神鵰佛奴。陰素棠見那神鵰能與那女孩做伴，那女孩必與白眉老祖淵源很深。那鵰又向來不講情面，厲害非常，幸喜不曾被它看見，連忙隱身退去。知道白眉老祖一向不曾收過女弟子，祇猜不透那鵰如何會那樣馴服地受這小女孩調弄。她自脫離崑崙派後，原想獨創一派。這些年來，老想尋得到一個根基深厚的門人，來光大門戶。如今遇見這般出類拔萃的人才，怎肯放過。回山以後，越想越覺難捨。知道赤城子昔日曾隨半邊老尼到白眉老祖那裏聽過經，神鵰佛奴與他曾有數面之緣。若派赤城子前往，即使那小女孩弄不回來，至少限度也決不會傷他。特地着人將赤城子請去，請他代勞一行。赤城子當年曾受過陰素棠許多好處，當然義不容辭。也是緣分湊巧，他趕到峨眉，正好神鵰他去，不消三言兩語，便把那小女孩帶走。正當御劍飛行，偏偏遇見他誓不兩立的對頭華山烈火禿驢，知道難以迴避。急忙按住劍光下去，先將女孩藏好，以免萬一不幸，玉石俱焚。誰想下去一看，那個所在正是莽蒼山，祇有一座破廟，他便帶那女孩往廟中走去。當時發現那廟中妖氣甚重，後殿上停了四具棺木，知是已成形的殭屍。欲待另覓善地，已來不及。祇得將那女孩帶到鐘鼓樓上面，匆匆囑咐了幾句話，忙駕劍光昇起空中，便遇見烈火禿驢同西藏毒龍尊者的師弟史南溪追來。即使一個烈火祖師已夠他對付，何況又加

上一個窮兇極惡的史南溪，纔一交手，便被人家將他的劍光絞斷。幸喜他從陰素棠那裏學會了五鬼隱形遁，急忙駕遁逃走，一隻左臂已被烈火祖師斬斷，身上還中了史南溪追魂五毒砂，傷勢很重，駕不得遁，便在那山腳下躺着掙命等救星，已有一二十天光景。我給他幾粒丹藥喫，止住了痛。他說再靜養二三日，借我丹藥之力，便可復原，借遁回去，設法報仇。他又說那小女孩名叫李英瓊，在莽蒼山破廟之中。這許多天的工夫，不知走了沒走，吉凶如何。她小小年紀，在那深山兇寺之中，十分危險。他自己已是不能前去看望，託我無論如何代他前去尋覓一個下落。如果她還沒有遇見甚麼兇險，他知道我不大看得起陰素棠，祇託我給那小女孩在那廟的周圍百里之內，另覓一個安身之所，給她幾粒丹藥充飢，十天之內，自有人前去接引。另外對我說了不少感激道謝的話。

「我本不願代他人辦事，一來因爲他在難中；二來聽他說那小女孩的稟賦幾乎是空前絕後，有些不信，想去看看；三來這女孩小小年紀，在那荒山兇寺之中，呆上這許多日子，吉凶難定，動了我惻隱之心。我也懶得和赤城子細說，又留了幾粒丹藥。趕到莽蒼山一看，廟中鐘樓倒坍，四具殭屍已然被人除去，祇剩一堆白骨骷髏。無意中在一面鼓架旁邊，發現長眉真人的符籙，猛想起真人飛昇時節，曾將兩口煉魔的雌雄飛劍埋藏在兩處無人迹的深山之中，莫非此劍已被人得去？遍尋那小女孩不見，估量她無此本領。後來跟蹤尋找，忽然看見兩具大山魈的屍體旁邊圍着許多大馬熊，在那裏啃咬踢抓。我疑心那小女孩被那些馬熊咬傷，心中大怒，打算用飛劍將它們一齊殺死。」

英瓊正聽得出神，聽到這裏，忽然失聲說道：「哎呀！這些好馬熊沒有命了！」朱梅笑對她道：「你不要忙，聽我說，我哪有這般莽撞呢？」又接着說道：「我當時原是無意中發現，距離那些馬熊聚集的地方很近。它們見了生人，既不撲咬發威，也不畏避。我故意上前撫弄它們頸毛，它們一個個非常馴良。又看見一羣最兇猛的猩猿，也是如此。我後來代那小女孩袖占一課，竟是先憂後喜，卦象大吉。我按卦象中那女孩走的方向，一路跟蹤來到此地，忽然一聲雷震，知道同道之人在此。將身隱在林中偷看，纔看出夫人與令徒正在比劍。想不到長眉真人的紫郢劍今又二次出世，想是異派中殺劫又將要興了。令徒小小年紀，這樣好的根基稟賦，將來光大貴派門戶，是一定的了。」妙一夫人笑道：「根基雖厚，還在她自己修煉，前途哪能預料呢？此地妖人已死，不知他巢穴以內甚麼光景，有無餘黨。現在天已入夜，你我索性斬草除根。道友以爲如何？」矮叟朱梅笑道：「我是無可無不可的。」說罷，三人帶着一個猩猿，邁步前行。走到坡旁，妙一夫人便從身上取出一個粉色小瓶，倒出一些粉紅色的藥麪，彈在那妖人屍首上面，由它自行消化。不提。

三人又往前走了半里多路，纔看見迎面一個大石峯，峭壁下面有一個大洞，知是妖人巢穴。這時已屆黑夜，矮叟朱梅與妙一夫人的目力自然不消說得，就連英瓊這些日在山中行走，多喫靈藥異草，目力也遠勝從前，雖在黑夜，也能辨析毫芒。當下三人一猿，一齊進洞。走進去纔數丈遠近，當前又是一座石屏風。轉過石屏，便是一個廣大石室。室當中有一個兩人合抱的大油缸，裏面有七個火頭，照得合洞通明，如同白晝。英瓊往壁上一看，「呀」的一聲，羞得滿面通紅。妙一夫人早看見石壁上面張貼着許多春畫，盡是些赤身男女在那裏交合。知是妖人採補之所，將手一指，一道金光閃過處，英瓊再看壁上的春畫，已全體粉碎，化成零紙，散落地面。那猩猿生來淘氣，看見油缸旁立着一個鐘架，上面還有一個鐘槌，便取在手中，朝那鐘上擊去。一聲鐘響過處，室旁一個方丈的孔洞中，跳出十來個青年男女，一個個赤身裸體，相偎相抱地跳舞出來。英瓊疑是妖法，剛待拔劍上前，妙一夫人朝那跳舞出來的那一羣赤身男女臉上一看，忙喚英瓊住手。那十幾個赤身男女，竟好似不知有生人在旁，若無其事，如醉如癡地跳舞盤旋了一陣，成雙作對地跳到石牀上面，正要交合。妙一夫人忽然大喝一聲，運用一口五行真氣，朝那些赤身男女噴去。那些赤身男女原本是好人家子女，被妖人拐上山來，受了妖法邪術所迷，神志已昏，每日祇知淫樂，供人採補，至死方休。被這一聲當頭大喝，立刻破了妖法，一個個都如大夢初覺。有的正在相勾相抱，還未如是如是，倏地明白過來，看看自己，看看別人，俱都赤條條一絲不掛，誰也不認識誰，在一個從未到過的世界中，無端竟會湊合在一起。略微呆得一呆，起初懷疑是在做夢，不約而同地各把粉嫩光致賽雪欺霜的玉肌輕輕掐了一掐，依然知道痛癢，纔知不是做夢。這些男女大都聰明俊秀，多數發覺自家身體上起了一種變化，羞惡之心與驚駭之心，一齊從本來的良心上發現，不禁悲從中來，驚慌失措，各人去尋自己的衣服穿。叵耐他們來時，被妖術所迷，失了知覺，衣服早被妖人剝去藏好，哪裏尋得着。祇急得這一班男女一個個蹲在地下，將雙手掩住下部，放聲大哭。

妙一夫人看見他們這般慘狀，好生不忍，忙對他們說道：「你等想是好人家子女，被這洞中妖道用邪法拐上山來，供他採取真陰真陽。平時因受他邪術所迷，已是人事不知，如不是我等來此相救，爾等不久均遭慘死。現在妖人已被我等飛劍所誅。事已至此，你等啼哭無益，可暫在這裏等候，待我三人到裏面去搜尋你們穿的衣履，然後設法送你等下山便了。」衆人起初在忙亂羞懼中，又在清醒之初，不曾留意到妙一夫人身上。及至妙一夫人把話說完，纔知自己等俱是受了妖人暗算，拐上山來，中了邪法，失去知覺，供人淫樂，如不是來的人搭救，不久就要死於非命。又聽說妖人已被來人用飛劍所斬，估量來人定是神仙菩薩，一齊膝行過來，不住地叩頭。苦求搭救。妙一夫人祇得用好言安慰。英瓊看不慣這些赤身男女的狼狽樣兒，便把頭偏在一旁。那矮叟朱梅同那個猩猩，

在衆人忙亂的當兒，竟不知去向。妙一夫人正在盤問衆人根底，忽見朱梅在前，猩猩在後，捧着一大抱男女衣服鞋襪，從後洞走了出來。那猩猩走到衆人跟前，將衣服鞋襪放下。這一干男女俱是生來嬌生慣養，幾曾見過這麼大的猩猩，又都嚇得狂叫起來。那猩猩頗通靈性，知道這些人最怕心善面惡的東西，將衣履放下，急忙縱開。妙一夫人又向衆人解釋一回，衆人纔明白這大猩猩是家養的。見了衣履，各人搶上前來，分別認穿。

那衣履不下百十套，衆人穿着完畢，還剩下一大堆。妙一夫人便問朱梅道：「朱道友，這剩的衣服如此之多，想是那些衣主人已被妖道折磨而死。道友適纔進洞，可曾發現甚麼異樣東西？」朱梅笑道：「我見道友有心腸去救這些垂死枯骨，覺着沒有甚麼意味，我便帶着這猩猩走到後洞，查看妖道可曾留下甚麼後患。居然被我尋着一樣東西，道友請看。」妙一夫人接過朱梅手中之物一看，原來是一個麻布小幡，上面滿布血迹，畫着許多符籙，大喫一驚道：「這是混元幡，邪教中是厲害的妖法。看這上面的血迹，不知有多少冤魂屈魄附在上面。幸而我們不曾大意，如果不進洞來，被別的妖人得了去，那還了得！此物留它害人，破它非苦行大師不可。待我帶到東海，交苦行大師消滅吧。」朱梅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道友之言不差，要將此幡毀去，果然非苦行頭陀不可。否則你我如用真火將它焚化，這幡上的千百冤魂何辜？這妖道也真是萬惡！適纔在後洞中還看見十來個奄奄垂斃的女子，我看她等俱已真陰盡喪，魂魄已遊墟墓，救她們苟延殘喘反倒受罪。不忍看她們那種掙命神氣，被我每人點了一下，叫她們毫無痛苦地死去了。」